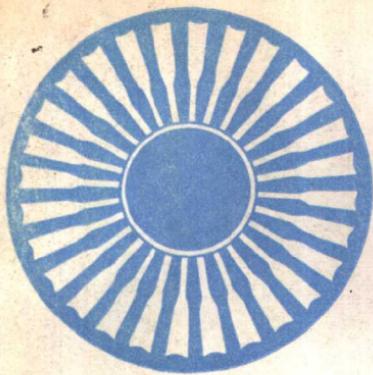


印度文学研究九



集刊

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印度文学研究集刊

第一辑

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编

季羡林 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印度文学研究集刊

第一辑

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编

季羨林 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60,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200 册

书号：10188·489 定价： 1.55 元

出版说明

《印度文学研究集刊》是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编辑的不定期的学术刊物。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推动印度文学的研究介绍，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是本刊的宗旨。

目前，我国对印度文学的研究工作正在发展，但多数读者对印度文学仍感陌生，因此，我们将努力处理好研究与介绍、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谨此热诚希望关心印度文学的广大同志大力支持我们，共同办好这个刊物，使之起到应有的作用。

本辑的内容体现了一九八二年印度文学讨论会的研究成果。论文评介了印度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某些作家和作品。另外，我们酌选了几篇外论，以供参考。

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由于印度历史的特殊面貌，印度文学所属的地理范围也因时而异。从古代至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之前，它不仅包括今天的印度，也包括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所以，论及有关作家和作品时，我们都依据历史变化的事实表述清楚。

《印度文学研究集刊》主编季羨林；编辑徐晓阳（北京大学），华宇清（杭州大学），倪培耕（外国文学研究所），赵国华（南亚研究所）。

本辑稿件由赵国华、倪培耕编选。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九月

目 录

《印度文学研究集刊》

第一辑

为《印度文学研究集刊》而作	季羨林	1
论《梨俱吠陀》的阎摩和阎蜜的对话诗	金克木	3
胜天的《牧童歌》	黄宝生	19
论迦比尔及其诗歌	刘国楠	33
苏尔达斯和他的《苏尔诗海》	刘安武	53
试论《罗摩功行录》中罗摩的形象	李 南	71
近代孟加拉文学中的散文	王雅升	87
禅与诗人的宗教		
—— 中印文学思想交流一例	朱维之	99
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浅论	刘 建	109
论泰戈尔中期思想	周而琨	134
读《戈拉》	刘寿康	153
管窥普列姆昌德的《舞台》	吴文辉	160
伊克巴尔和他的诗歌浅谈	李宗华	176
《奴隶之歌》浅析		
—— 兼论伊克巴尔的美学思想	王家英	196

时代的号角

- 纳兹鲁尔·伊斯兰诗歌初析 白开元 219
评普拉萨德的大诗《迦马耶尼》 薛克魁 239
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
——试写《印度文学史》一章 倪培耕 257

· 外论选译 ·

- 《印度文学史》导言 [德国]M. 温特尼茨 林 凡译 286
中世纪的印度文学 [苏联]E. V. 巴耶夫斯卡 郭书兰译 322
泰戈尔晚年抒情诗的某些特点 [苏联]A. A. 哥尔博夫斯基 任鸣皋译 338
现代印地语诗歌 [联邦德国]彼得·盖弗克 王 焱译 355

· 学术活动报道 ·

- 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 368

Studies in Indian Literature (No. 1)

Contents

<i>Ji Xian-lin:</i>	Preface	1
<i>Jin Ke-mu:</i>	The Samvada Between Yama and Yami in Rgveda.....	3
<i>Huang Bao-sheng:</i>	Jayadeva's Gitagovinda.....	19
<i>Liu Guo-nan:</i>	Kabir and His Poems	33
<i>Liu An-wu:</i>	Surdas and His Surasagara.....	53
<i>Li Nan:</i>	The Image of Rama in Rama- caritamanasa	71
<i>Wang Ya-sheng:</i>	The Prose in Modern Bengali Literature.....	87
<i>Zhu Wei-zhi:</i>	Dhyana and Poet's Religion —An Example of Exchange of Literary Thought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99
<i>Liu Jian:</i>	Tagore's Poems in Early Period...	109

<i>Zhou Er-kun:</i>	Tagore's Thought in Middle Period	134
<i>Liu Shou-kang:</i>	Reading Gora	153
<i>Wu Wen-hui:</i>	A Glimpse of Premchanda's Rangabhumi	160
<i>Li Zong-hua:</i>	Iqbal and His Poems	176
<i>Wang Jia-ying:</i>	Iqbal's The Song of Slave and His Aesthetic Thought	196
<i>Bai Kai-yuan:</i>	Bugle of the Times—An Analysis of Nazrul Islam's Poems	219
<i>Xue Ke-qiao:</i>	Prasad's Mahakavya—Kamayani.....	239
<i>Ni Pei-geng:</i>	Sarat Chandra Chatterji—A Chapter in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	257
·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Foreign Treatises .		
<i>M. Winternitz:</i>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286
<i>E. V. Paevska:</i>	Indian Literature in Middle Ages	322
<i>A. A. Gorbovsky:</i>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agore's Lyrics in Later Period.....	338
<i>P. Gaeffke:</i>	Modern Hindi Poetry.....	355
· News of Academic Activities .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Indian Literature Established	368	

为《印度文学研究集刊》而作

季 美 林

在中国，对印度文学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广义的文学，比如古代印度的民间故事与传说等等，在佛经译文中保留了不少。有的甚至通过佛经混入中国的民间故事中。

近六七十年以来，这种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关学者做了大量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使中国读者更进一步了解印度文学全面的情况，从而加深了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最近两三年，印度文学的研究有了巨大的发展。翻译的文学作品增多了，语种增加了，队伍扩大了，质量提高了。我们曾举行过几次纪念印度伟大作家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并且成立了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团结了全国研究印度文学的学者，老、中、青都包括在内，共同为了同一目的而努力。令人高兴的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又有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现在编选的这第一辑论文就是我们共同做出的成绩的一点表现。

对我们已经做出的成绩和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我在这里不再去谈，而只想谈一点希望。

我总有一个感觉，我们研究东方文学，印度文学当然包括在内，继承有余，创新不足。这种现象也表现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上。

怎样来改变这种情况呢？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万应灵药我自己是没有的。我只是有一些初步的想法，现在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根据我所接触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国外在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的研究方面，如同在文艺创作方面一样，出现了不少的流派。有一些流派存在的时间较长，影响因而较大，也有一些流派生生灭灭，变动不息。有的竟是蟪蛄不知春秋，只有极其短暂的生命。有一些流派，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有点荒诞不经，我们实在无法接受。但是，不管怎样，他们是在那里探讨，是在那里寻求，“吾将上下而求索”。即使我们对其中大部分的理论不敢苟同，但是这种求新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们的理论；了解了以后，经过自己的分析与判断，看看哪一些应该扬弃，哪一些应该吸取。不管是扬弃，还是吸取，总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使我们不能不进一步去思索。如果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可行的，我们也不妨在我们研究印度文学时尝试一下。在尝试中也就有了创新。只要有了创新，我们的研究水平自然可以提高一步。

这不是一条阳关大道呢？我不敢说。即使是独木小桥吧，走一走这样一条小桥，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它是独木小桥，然后回头再走上阳关大道，就会更感觉到阳关大道的宽阔与易行。

在这样的考虑下，我就想建议，研究印度文学的同志们尽力了解一点当前国外流行的文艺理论的流派，学习他们的一些理论，如果认为有可取之处的话，就在分析印度文学作家和作品时，加以应用，看看能取得些什么成果。有批判地吸收新鲜理论与方法，是学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1983年5月8日于合肥稻香楼宾馆

论《梨俱吠陀》的阎摩和阎蜜的对话诗

金 克 木

上古印度遗留下来的诗集《梨俱吠陀》是人类一份宝贵遗产；其中有一些对话体诗，包括对白和独白，显然是可以在祭祀或巫术仪式或节日集会上表演的。因此，现代有人以为这是民歌，或则说这是戏曲的起源。

这几十首诗内容复杂，形式也不一样，解说更有分歧，至今还不能得到令大家都满意的科学解释。原因很简单：除语言差别以外，当初创作并应用这些诗歌的社会离我们太远了。当时人人都明白的背景是不需要在诗中作解说的，许多省略和暗示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后来社会发生变化，这些诗歌成为“圣典”，为祭司和巫师所垄断，原来的意义就变了。事过境迁，本来就不容易被后来人理解，而进入“神龛”被封锁后更不许人理解了。这是古代许多民族的“圣典”都有的情况。近代西方学者打破东方的一些“神龛”，使“圣典”得见天日，逐渐成为可以理解的古代社会精神生产的成果。不过他们仍然往往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不了基督教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化背景的框子。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民族的古代文化资料不断显露并有了新的意义，东方也出现了以科学态度对待自己传统的学者，于是现代科学照明了

古代典籍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虽说破除了迷信，可以唯物地而且辩证地作科学解释了；但是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得到结论，甚至问题还会变得更复杂难解。这说明我们的认识随科学发展而进步了。认识深入才能提出问题，才能走向新的解决途径。《梨俱吠陀》的古诗也是这样。现在取对话体诗中的一首著名的诗作例，提出三方面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古代文化（包括外国的和我们自己民族的）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吧？

阎摩和阎蜜的对话诗是《梨俱吠陀》第十卷第十首。照印度传统理解，照十四世纪的沙衍那的古注所说，这是歌颂阎摩的颂歌，阎摩加上阎蜜也算作者；实际上这是一对兄妹（或姐弟？）的对话。阎摩由佛教而从印度传到中国，作为统治地狱的“阎王”（阎魔王）。在《梨俱吠陀》中他是人类的第一个死者，因此是必死的人类的祖先，是死者之王。可是在这一首诗中，他却有另一种形象。“阎摩”本有“对偶”和“双生子”的意义。佛教《法句经》的巴利语传本开头一辑的题目音译是《“阎摩迦”集》，汉译本中相当的一集译为《双要品》，显然是以“双”译“阎摩”。“阎摩”是阳性，“阎蜜”是阴性，就成了一对孪生兄妹的名字。这诗共十四节，分别属这两人对话。只有两节的归属有问题，沙衍那的注和德国格尔特内译注的说法不同。现在先将全文译出。译文是照梵语原文直译的，与有些欧洲语言译文的意译不同，那些多是经过译者作一种解释后译出的。难解词句照字面译，因此译文比较艰涩，但由此可见原来面貌。（专名多是神名。）

1. (阎蜜：“我要使朋友来交好，
即使他越过广阔的海洋。
要成为父亲的好后代，

要为在地上好好想。”

2. (阎摩:)“你的朋友不要这交好，
这是同族类成为不同色调。
伟大的‘阿修罗’的英雄子孙，
天的支柱，正在到处观瞧。”

3. (阎蜜:)“你的不死的(神)却都要这个，
要一个应死的(人)有其后代。
请将你的心意放在我这心意里，
请丈夫进入妻子的身体来。”

4. (阎摩:)“从前我们未做，现在怎么行？
我们说着正道，不正之道只能低声。
‘健达缚’在水中，还有‘水中女’，
那是我们的渊源，我们的至亲。”

5. (阎蜜:)“在胚胎中我们已成为夫妇一对，
那是‘生者’、‘陀湿多’、‘太阳神’、‘一切形’所为。
没有人破坏他的规定，
天和地对我们也都知情。”

6. (阎摩或阎蜜:)“第一天有谁能知晓？
有谁看见过？谁在这里能宣告？
‘蜜多罗’的，‘伐楼拿’的，法纪广大，
扰害者啊！你对人们违法说什么？”

7. (阎蜜:)“阎摩的爱欲来向我阎蜜，
在一处，在一床，同卧起；
如妻子对丈夫献身体；
结合不分，如车轮在车里。”

8. (阎摩:)“他们不停息，不闭眼，

那些天神的巡视者游行在此间。

扰害者啊！快去找我以外的别人吧，
去和他结合不分，如车轮在车里。”

9. (阎蜜或阎摩：“愿黑夜和白天都降福；
愿太阳的眼睛暂时闭住；
和天地一起，这一对成亲属；
愿阎蜜能得阎摩成为非兄妹(丈夫)。”

10. (阎摩：“那样的将来时期会到来，
那时兄妹会成为非兄妹。
用手臂去拥抱别人吧。
女郎啊！去爱我以外的丈夫吧。”

11. (阎蜜：“兄弟算什么，假如伶仃无靠。
姊妹算什么，假如毁灭来到。
我情怀荡漾，要低声相告，
用身体将我的身体拥抱。”

12. (阎摩：“我决不会用身体将你的身体拥抱。
都说是罪恶，假如谁去将姊妹找。
向我以外的别人去寻欢吧。
女郎啊！这件事你的兄弟不想要。”

13. (阎蜜：“阎摩啊！胆小鬼！你真是胆小鬼。
看不出你有心肠和志气。
别的女人会来拥抱你，
象肚带束住马，藤萝缠绕树。”

14. (阎摩：“阎蜜啊！你去抱别人吧。
别人也会抱你，象藤萝缠绕树。
你去要求他的心吧，

他也会要你，愿你们亲爱和睦。”

不管诗中有多少难解词句，诗的大意是明白的。这里面的许多词句问题现在不做考订，也不必说明译文为什么采取这种说法以及其中的解释。那是研究“吠陀”的学者之间的讨论。现在只就三方面简略谈论一下，主要是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这三方面是：婚姻制度，始祖传说，对话文体。

首先，最明显的，在现代人眼中，这是一首兄妹之间的情歌。女的向男的求爱而男的拒绝，认为这是不合法的，会引起非议。这样看来，正是摩尔根所指出而恩格斯作了总结的，由血缘婚姻向所谓普那路亚家庭的过渡。女的要照旧办法，男的要照新规定，于是这里面又有了新与旧的斗争。这看来是简单不过的。历来除坚守印度传统的人以外，各家也大约都这样看。

然而并不是没有问题。当然恩格斯的关于家庭的结论是没有问题的；但恩格斯既是根据摩尔根的调查，第四版序又说到依据当时所得资料作补充，可见他是唯物地从实际资料出发作历史发展解释，而不是凭空作简单推理的。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百年，如果我们还局限于那时所知道的一切，那么人类知识的进步就成为空谈了。

事实上，摩尔根虽有创始之功，却不能脱离时代的局限；他只能利用那时得到的材料，而且不能不受到十九世纪科学发展时的倾向的制约，要求一切系统化而纳入完备的表格。他的“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的看法难免为那时欧洲人的观点所限，心目中自以为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峰的人类社会，居高临下俯视一切，这样就难于深入理解古代人类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文化人类学研究是靠实际调查也靠文献，甚至更多把一些欧洲人到落后地区作的游记和回忆录之类不加分别地集合起来。殊不知这些“文明”人是怀着成见和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所谓“野蛮”人的。尤其是基督教传教士和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的商人和官吏，他们不愿也不能客观考察，也得不到当地人的真情。

本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问题在全世界突出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大非昔比，新的资料和看法出现了，当然对过去若干结论会重新审查并提出问题。这些并不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整个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规律的科学结论，不过是在对人类古史、史前史以及当前的所谓落后民族的实际情况的理解中有所前进，而且多半是在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例如本世纪初期已经有人依据大量资料指出了原始人类和落后民族并不是那么“蒙昧”和愚蠢，而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野蛮”行为和心理也并不少。无论日本或欧美都还远不能由于科学技术发达就轻易摆脱了古代迷信。用“野蛮”之类的称呼对原始社会表示轻鄙是不恰当的。社会是复杂的，我们不能以有限的较少数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在文献中表达的思想作为全社会的思想，对今对古都是如此。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大量的从直接长期生活于其中才得来的民族调查资料说明，过去许多外来人对落后民族的描述不是完全可靠的，其中有不少偏见或揣测以及传闻之词。从今追古，印证古优文献，也不能仅靠类比和推论，还需要联系现代其它科学去探讨更符合实际的解释。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看上面引的这首诗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一种婚姻制度变为另一种婚姻制度的历史记录了。有没有过所谓血缘婚姻

(兄妹成婚)制度？恩格斯已经指出，“血缘家庭”无论在实际上或文献中都“找不出它的一个不可争辩的例子来”，这不过是从亲属称谓中推论出来的。他在注中所引的马克思的信没有发现而只是一句断语，不知依据。^①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仍然没有找出实际例证。到1980年才有人发现古罗马埃及文书中在公元一至三世纪有兄妹通婚之例，但至今还未能解释。^②亲属称谓的语言学和社会学研究却有了发展。称谓并不等于制度，外来人也不容易理解其本身的含义。另一方面，社会上存在某种事实也不等于有同一制度。通奸是从古到今在确定夫妇关系后就没有断绝过的事实，但从来不曾有过通奸制度。从法律和社会习俗说，它是非法的。从社会历史说，它也只能作为整个婚姻情况中的一个部分，作为越轨的行为。所谓“杂交”、“乱婚”至今没有实证。看来是很落后的部落或氏族也有其内部的严格婚姻习俗，同时也不能绝对没有越轨行为。一种风俗习惯指明正确和错误，合法和非法，并不能证明合法的制度必然是从一个非法的制度产生或演变而来。因此，这首诗不能作为有过“血缘家庭”的历史证据。只有在已经证明“血缘家庭”后才能用来作对这首诗的解释。诗中有的词句意义不明就是由于不能确定究竟是指过去的制度或是当前的越轨行为。

从另一方面说，这首诗能否用作直接的历史记录资料也有问题。即使是民歌一类，也不会是真实的兄妹恋爱破裂而自己唱出的情歌（破裂时的对话为何要记录下来？），只能是第三者为他们作出的“代言”体诗，更可能的是一种为在集会上表演的对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3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见美国《当代人类学》，1982年第5期，第581页。